

【真情】

## 韭菜饺子

□孙晓明

前段时间,我和妻子参加了一个短线旅游团,在完成游湖、购物等项目后,全车人到指定的韭菜地里割韭菜。地里的韭菜疯长,众人争先恐后地用各种工具割韭菜,打包带回家。

割了两提兜韭菜,回家后就晾在一旁,我没有那个耐心,估计韭菜发黄了也不会去收拾。这让我想起母亲和韭菜的一些过往。

母亲是干糕点厂出身,对面食特别钟爱,烙油饼、包包子、蒸馒头、炸咸空果、炸麻花,几乎所有面食皆精通会做,火候掌握得也好。她尤其喜欢包包子给我们吃,说这样饭、菜就都有了。

说到包子,母亲很长时间以来将水饺和包子统称为“包子”,只以大、小区分。我和妻子结婚后,妻子开玩笑地和母亲说,“小包子”不叫包子,应该叫水饺、饺子。从那以后,母亲真的跟着改了称呼。

母亲从很小就没了娘,上世纪50年代,她十四五岁就参加工作了,独立性很强。她前些年跟我说,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她,住在厂里,不会做针线活,缝被子缝到半夜,急得直哭。糕点厂的活一般是三班倒,连轴转,母亲的生物钟就这样定格了,一辈子睡觉少,往往一夜只睡四五个小时,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。

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喜欢包韭菜馅水饺,每次专挑红根的韭菜,用她的话说,这样的韭菜“出香”。

母亲一般会包两种馅的韭菜水饺,一种是韭菜鸡蛋的,先把鸡蛋炒好,再拌入韭菜,她说这样韭菜不容易出水;另一种是韭菜肉的,先把肉馅炒好,再加入韭菜,她说这样容易煮熟。总之,包饺子,她有她的一套理论。

母亲包饺子,可不是一点半点,总是要包很多,全部煮出来,让我和弟弟带回自己的小家,有时还要端给左邻右舍一些。更多的时候,母亲让父亲把煮好的水饺给我送到办公室或家里。那些年每逢过年过节,我和弟弟离开家时,母亲有两样东西雷打不动地让我们拿走,一包是炸咸空果,一包是饺子。

虽然饺子、馄饨在这个年月早已不是稀罕食物,母亲还是经常包了饺子、馄饨送给亲朋好友。有一年,弟弟的大舅哥所在的宿舍拆迁改造,临时租房住在我们家附近,母亲经常包好韭菜馅饺子、馄饨给他们小两口和孩子送去。母亲说,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忙,也没有那个耐心捣鼓吃的,我闲着没事,就给他们包点饺子吃。

母亲包的韭菜馅饺子,我是吃不够,剩下的饺子或馏或煎,不用炒菜,伴着腊八蒜,蘸着醋,吃得那个香。

说实话,一个人包饺子,供六七口人吃,着实不容易,母亲却从来没说累。她总是说,一个人包饺子可快了,也不用炒菜,多省事。

如今已85岁的母亲因小脑萎缩,两次摔倒后,语言和行动能力几近丧失,偶尔能说几句话,也大都含混不清。有时我为了稍稍“刺激”她一下,便问:妈妈,你还能包饺子给我吃吗?你还会下面条吗?

她看着我的脸说:“能。”吐字很清晰。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,泰安市作协会员)



【实录】

## 腊月回乡

□周衍会

进了腊月门,父母就开始打点回乡的物品种了。对父母来说,腊月回乡是一种仪式,也是亲情、友情和乡情的召唤。

父母搬到城里很多年了,平日极少回去。因此,每年的腊月回乡,就显得格外隆重。在小城里生活,父母经常会遇到同村的熟人,彼此间有信息的交流,也知道很多来自老家的消息,比如谁家的孩子结婚了,哪位老人去世了等等。随着母亲的讲述,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就在我的脑海中闪现……

我开着车,飞驰在回乡的路上,路两旁的树木迅速后退,仿佛是在时光中穿行,让我回到从前。

儿时记忆中的村庄,古朴而温馨。喝过腊八粥之后,弥漫在村子里的年味就越来越浓了:全家齐动员大扫除,三五成群地去赶年集,家庭妇女们蒸过年的各种面食,男人们在院子里劈木柴,孩子们在街上放鞭炮,连牛棚和猪圈也焕然一新……人间烟火气,在腊月的忙碌中渐趋浓厚。

如今老家的腊月,显得有些冷清。村容、村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年轻人都在城里买了房,孩子们也去城里上学了,街上见不到多少人。留下的大多是老人,他们是乡村的守望者,也是乡村的根,滋养着远方游子的乡愁。

到家后,父亲费了好大劲才打开锁。一进院子,只见原先平整的水泥地面,很多地方已鼓了起来,墙角及地面开裂的地方全是枯干的草。我找来工具打扫院子,父亲拿笤帚清理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尘,我们当地叫“扫灰”,按说这是过小年的习俗,但我们那时回不来,只能趁这次回乡扫一扫。打扫完卫生,父亲从书橱顶上拿了一沓烧纸,在正北供桌前烧了,这也是老家的习俗。

然后,就是这次回乡的主题:串门。这些

年,与我家交好的乡邻,很多人都已搬到城里生活了,也有些人已经去世了,在老家住的人不多了。

去的第一家是村北的胜叔家。胜叔比我父亲小很多,当年父亲在一家乡镇企业负责时,胜叔是车间主任。因为这层关系,两家一直走得很近。我们到他家门口时,胜叔正在墙外劈柴。六十多岁的胜叔,由于常年干农活,脸黑黑的,皱纹很多,右脸颊上还有伤。父亲问他这是怎么了,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喝酒摔了一跤。进客厅,坐在沙发上喝茶,聊了会几天,我们就告辞了。

下一站,是友叔家。友叔跟我家住在一条胡同,每次回老家,友叔总要送我们一些自家产的蔬菜以及花生油、馒头之类。前几年她在城里看孩子时,常去找母亲玩。友叔家关着门,父亲在窗外喊了几声,没人回应。我过去推开虚掩的门,走到房门口叫了声叔,友叔答应着,赶忙从厨房里迎出来。

最后去的是方叔家。方叔是父亲的发小,两人一起在乡镇企业干过多年。小时候,我家还没买电视机时,晚上我们经常全家出动,到他家看电视。方叔家也是只有老两口在家,看到我们进去,热情地让到炕上,喝茶、吃瓜子,说些家长里短。

但凡人老了,都喜欢怀旧,那些温馨的过往,从这些老家乡邻的口中说出来,带着岁月的温情,缓缓地每个人的心头流过……

腊月回乡,看着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村庄,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虽然好些年没回来过年了,但老家一直装在我的心中,从未远离。

可以想象,不用了几天,村子里就会重新热闹起来,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,车如流水马如龙,大红灯笼高高挂,盛大的春节大幕正在徐徐开启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现居青岛即墨)

【浮生】

## 镜头里的母亲

□何愿斌

自从母亲摔倒后,我们给老宅安装了视频监控。我打开手机,可以随时了解双亲的日常,看着镜头里的母亲,就像在观摩一部儿时的黑白电影。

母亲是在搬柴火时摔倒的,“踩到竹子上,一滑人就倒下去,手一撑,手腕就咔嚓一下不行了。”手臂骨折后,母亲执意不让父亲给我们打电话,“你们路远,可不是一会儿工夫能赶回来的。”看着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八旬老母,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,只能通过镜头关注二老的日常,及时打电话提醒他们注意事项。

七十九岁这年,父亲终于放弃了卖菜,母亲种菜的活儿也就减轻了不少。现在,他们不再挑担子,改用小提桶浇水,水是从水井通过水泵汲取的,无须再去水塘里挑。母亲站在水井边,会和邻居唠叨几句家常。二老恋着故园,不愿意到城里居住,生活就还延续着多年前的样子:喝井里的水,吃园子里的蔬菜,闻着门前桂花树的芳香。

我在视频里看到母亲摘取种子。她接连几天站在藤蔓前观看老去的扁豆,用手摸一

摸,又放下去,一边对父亲说:“再晒几天太阳吧。”过几天再去看,直到天要下雨了,她才小心翼翼地挑扁豆种从枯萎的藤蔓上摘取下来。豆种摘完后,再拔扁豆根。豆藤缠绕在树枝上,很难够得着,母亲并不急于清理。几回寒霜后,藤蔓就会慢慢垂落、凋萎,彻底枯干后,化身为一把柴火。

母亲不用智能手机,也不习惯用燃气灶,她一直使用灶台煮饭,“柴火烧菜更好吃。”我当然同意母亲的观点。从镜头里看,老宅的炊烟似乎很有重量,刚刚冒出烟窗时,它是挺直的,冲出一米之外后,就不得不躬下身子,变成“7”字形,渐渐分散开来,像抖开的丝巾,直至最后,连淡淡烟雾也没有了,只能看见黑乎乎的屋顶。老屋屋顶是漆黑的鱼鳞瓦,它们在镜头里,顽强显示着上世纪80年代的存在。年轻时,母亲曾经用梯子架到屋檐上,爬到屋顶换瓦,现在她只能坐在屋檐下晒一晒太阳,看一看墙角的野菊花。

母亲在门前掰玉米棒时,不时会有鸟雀飞来啄食,母亲会抛撒一些谷粒,仿佛和这些鸟儿很熟络。

(本文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世相】

## 见与不见

□李晓

深夜起床,站在窗前,看见一列火车正从江面大桥上经过,总觉得那灯火阑珊里有远方的故友来见我。有一次,我忍不住朝深夜经过的火车挥了挥手,然后又沉沉睡去。

有几个多年好友,彼此没加微信,也就少了朋友圈里点赞之繁琐、倦怠。偶尔想起老友,亲切如故,却没有了主动邀约见上一面的冲动。有时候,人与人的交往,需要无情与冷淡,才能引为知己。偶尔见上一面,一起回忆过往,袅袅热气漫过肺腑,但除了怀旧,很多现实的东西已不能渗透进彼此的生命里。

有一次见面,几个老友鬓发已带薄霜,有人感叹说,我们这些人好几年才见上一面,即使再活50年,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了。他测算出一个数字,让我等心惊肉跳。原来,人生真的就那么如白驹过隙。于是,震惊之后,我们增加了见面的次数,诚恳相约,轮流做东,吃吃喝喝,说说笑笑,感觉增加了交往的密度,提升了友情的温度。但不久之后,也有了倦怠或寡淡的感觉。来来往往之中,我们人生的交集,到底需要一条什么样的河流,让彼此的感情均衡流淌,不淡不浓,温柔相对?

我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数十万文字,编辑却拒绝与我添加微信,只是通过邮箱的文字进行沟通。很多由心流淌出来的文字,利刃一般划过心间的文字,都被她在恰当的季节与日子编发出来。这样的文字,在季节的风中,成全我成为站立在茫茫森林中的一棵树,也卑微如盐粒溶于大海,但支撑着我敏感地感知季节的冷暖,不陷入过度被人欲望支配的困境。文字是解药,是熬中药弥漫出的那种味道。

在与这位编辑的隔空凝望中,完成一种心灵漫漫的交往,也挺好。有一年冬天,我出差去那座城市,在那家报社的楼下,在夜晚的灯光中,我用手摩挲着墙壁,感觉里面有我浸润的温度。但我却止步,没有上楼去看看那或许正值夜班的编辑。乘飞机离开那座城市时,我把身子贴近机窗,急切地寻找着云层下那座城市越来越依稀的模样。还没离开,我就开始想念了。

这世间万物,有些是需要离开之后,才能清晰地确认发生过。有时候,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或者冷面交往,反倒放在心上铭刻出一道道痕迹。相互给予的能量,在时空中早就完成了,别让灵魂太吃力地靠近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